

苍凉后土



贺享雍 著

贺 享 雍 小 说 选

苍凉后土



贺享雍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苍凉后土/贺享雍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3. 8
ISBN 978-7-5411-3691-7

I. ①苍… II. ①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59912 号

Cangliang Houtu

苍凉后土

贺享雍 著

责任编辑 邓永勤
责任校对 汪 平
责任印制 唐 苗
封面设计 张 妮
版式设计 史小燕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69mm×239mm 1/16
印 张 37.5
字 数 580 千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691-7
定 价 6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第一部

CANGLIANG HOUTU

处暑过后，庄稼人把一担担金黄的新谷挑进了粮仓。虽然这年的收成不及过去——至今庄稼人还记得几年前那排起长龙卖余粮的情景。今年，老天爷不肯帮忙，刚过小满就是一连三十多天的红火大太阳，把田地晒开了裂。加上政府的化肥供应跟不上趟，正施底肥时没化肥卖。等庄稼人买着化肥了，又误了施肥季节——尽管这样，庄稼人看着比大集体干活时多得多的稻谷，还是打心眼儿里欢喜。庄稼人遇到高兴的事，不喜欢藏在心里。这几天，刚刚收获新谷的余家湾村的村民，正怀着喜悦的心情，谈论着余中明老汉家打家具准备娶儿媳的事。

“听说没有，中明老汉给文富打家具了？”

“那还没听说，请的是有名的杜木匠！”

“鸭儿棚子的老汉睡懒觉——硬是不拣蛋（简单）呢！去年修楼房，今年打家具娶儿媳，中明老汉这几年财运旺呢！”

“那当然啰！远近闻名的种田大户嘛！”

“家具打好，文富就怕要把玉秀接过门来了？”

“癞子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的！”

没过几天，又传出了更为振奋人心的消息：

“呸！文富老弟的家具才打得安逸哟！全是柏木材料，五分的板子，节巴都莫得一个。架子全是暗榫，又用的是土漆，亮得能照起人影子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嗨，我在你面前踩啥子假水?! 哄你不算人，不信，歪嘴婆娘照镜子，你当面去瞧瞧!”

“要得，今晚上我们去看看!”

“对，你去现场取经! 二天自己讨婆娘，照样打一套!”

“婆娘倒有，就是还在岳父家养起的! 哈哈!”

到了晚上，果然就有一伙年轻人，邀邀约约地踏着月光，往中明老汉的新房走来了。

中明老汉家去年新修的楼房，和我们近年来常见的农家新房一样，正面是砖混结构的四间一楼一底楼房，小青瓦人字形结构的房顶，两边还各有一间水泥板铺的平房，平时可作晒台，一遇住房紧张，又可以再往上加盖一层。小院的右侧，是一溜用小青瓦盖的猪圈。三眼大猪圈里，一眼卧着一只母猪和八只活蹦乱跳的小猪，一眼卧着四只正在抽条的架子猪，还有一眼卧着两条膘肥体壮、正待出栏的大肥猪。小院左侧，也是一溜小青瓦屋，靠外一间是鸡、鸭圈，一个暂时废弃不用的鸭棚也放在里面。中间一间是牛圈，一头大水牛此时正安闲地躺在地上，惬意地反刍。靠近正房的一间是堆放杂物的屋子。小院边缘，主人用石头砌了一个灰棚，上面覆盖着玻纤瓦。靠灰棚里一圈是用竹片编织起来的栅栏，这显然是播种或作物成熟以后，用来圈住鸡、鸭，以防止它们外出糟蹋粮食的笼子。灰棚和鸡、鸭栅栏的边上，才是一排茂盛的果树，其中一棵高大的柚子树特别引人注目。树上的柚子已有小汤碗一般大了，假若是白天，可以看见一个个柚子都被主人用竹篾编成的牛眼状网子给罩住了。这一来是为防止大风刮掉柚子，二来更为防止馋嘴的孩子过早偷吃了它们。右侧猪圈房紧靠着的，是一条通往屋后机耕道的小路。小路外面是一块半亩大的菜地。菜地里一半是搭了架的南瓜、苦瓜、丝瓜、冬瓜，繁茂的枝叶底下硕果累累。另一半则是已经平整、开挖出来的菜畦，主人已经赶早种了萝卜和蒜苗。左侧靠放杂物的屋子和正屋平房交界的屋后，有两棵略显苍老的核桃树。核桃树叶经过初秋的霜染，已经变得有点浅黄。而两蓬鹅米刀豆的枝蔓，正龙缠柱一般沿着核桃树干攀缘上去，在满树枝杈间蓬勃开着一片墨绿的叶片和挂满一嘟噜一嘟噜的豆荚。离核桃树不远，几畦菜地中间生长着碧绿碧

绿的胡萝卜。胡萝卜地的路里边，一口水井汪着一轮圆月，闪着盈盈的波光。

一伙年轻人来到余家，便叽叽喳喳地闹了起来。他们抬眼一看，没见到即将做新郎官的文富，就大声嚷了起来：“文富！文富呢？”

余家女主人田淑珍大娘是一个好客爽快的人，见这么多年轻人到来，虽然还不知道他们来的目的，可心里还是很高兴，就冲楼上喊道：“文富，快下来，福阳、四喜他们来了！”

没一会儿，文富从楼上下来了。一看，果然是福阳、四喜、柱儿、朱健和堂兄余文全这伙老同学。福阳一见他，便先开起了玩笑：“好哇！要当新郎官了，还躲起来？”

余文富生性腼腆，一句话就被说红了脸，嗫嚅着回答：“哪里，还早呢！”

“还早哇？”柱儿接过了话，“家具都打好了，不是明摆着的事吗？”

四喜说：“嘴巴上说早，心里头巴不得今晚上就圆房呢！”

文富一张脸更红了。

文全这时才说明来意：“福阳他们听说你老弟的家具打得巴适，特地来参观参观呢！”

余家真正的主人——中明老汉，刚才看着年轻人说说闹闹，脸上挂着笑，含着烟袋，一直没搭腔，因为他还没摸准这伙年轻人来的意图。这时听了文全的话，才取下烟袋，笑着说：“几块木板板，有啥看头！”

四喜知道老伯这话是假谦虚，也就故意说：“余叔是怕我们给你拿走了，还是怕我们会看掉两块板子？”

田淑珍大娘站在屋角里，她的肩上靠着女儿文英姑娘一张妩媚的脸。她听了四喜的话，笑着回答：“看！看！有啥舍不得的？！”

说着，一伙年轻人就朝文富放家具的屋子拥去，只有朱健没动。这位村小学的代课教师，从一进屋开始，就不断把目光脉脉含情地投向余家小女儿文英姑娘身上。可文英姑娘的注意力，却集中到福阳他们这群人身上去了，一点没发现朱健向她投来的深情的目光。

和这家主人鹤立鸡群的楼房一样，这套家具在大家眼中，也不同凡响。靠左边墙壁是一只两米高的双开门大衣橱，衣橱中间的一块固定门上，镶

了一块大镜子，映照出福阳他们一张张荡漾着笑意的面孔。两边门的上侧，又各开了一孔扇形的小窗。小窗上装着一块玻璃，玻璃里面遮上了一块绿茵茵的绸布。靠大衣橱站着的，是一只一米高的小立柜。这是农村常见的既可装衣物，又可用在厨房里盛碗筷器皿的中型立柜。柜门上边，有两只安装了拉手的抽屉，柜门内框四周，又用木线条镶嵌了边子，这就显得比一般橱柜的设计和做工别致、美观得多。依次摆着的，还有一张四尺宽的架子床，一张三抽桌，一张大圆桌，十只小方凳。这些家具都才上了油漆，漆没干，主人就在外边罩了一张塑料薄膜。在电灯光下，满屋子的家具都熠熠生辉。

“哈！余叔，硬是鸭子下水——呱呱叫呢！”福阳由衷地说。

柱儿也补了一句俏皮话：“不是鸭子下水，是珍珠落在玉盘里——响当当！”

一贯喜欢热闹、满肚子笑话的余文全，也不甘落后，脱口说道：“谁不知道我二叔，是高山顶上吹喇叭——有鸣（名）有鸣（名）又有鸣（名）！”

中明老汉在年轻人的一片颂扬声中，内心升腾起了一股无比自豪和骄傲的感觉。他那张微胖的圆脸上，今晚始终放着红光，洋溢着微笑，这是庄稼人难得的舒心的笑容。可他没有张狂，他说：“你们别给老叔戴高帽！老叔是油黑人，不受粉！”

福阳说：“这是事实嘛！”

话音刚落，却有一个声音接上了话说：“我看我爹说得对！这些家具，虽说牢实，但笨头笨脑，样式陈旧，没啥好的！”

大家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中明老汉的小儿子余文义。文义是余家上过高中中的“高级”知识分子，从父亲操持给二哥做家具开始，他就持反对态度。他认为，与其做家具，不如把木料卖了买城里现成的家具，省时省事，而且样式美观。可他的意见立即遭到了包括文富在内的全家人的否定。他们认为，城里卖的家具是洋盘货，马屎皮面光，里面一包糠，不如自己做的耐用，虽说费点事，可养儿不算饭时钱。孤掌难鸣，尽管文义的建议没被父亲和哥哥采纳，可他仍不改初衷，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。

四喜和福阳见文义脸上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气，就一齐笑着问：“文义

老弟今后要啥样的家具？”

文义说：“反正不要这号的！”

屋里只有余家的人才知道文义话中的意思。中明老汉白了他一眼，没言语。田淑珍大娘却沉了脸说：“你不要才好，省得我们操心！”

大家不明就里，可一看气氛有点不对了，忙转移话题。福阳朝屋里看了看，见文富躲到一边，立即又叫了起来：“哎，老同学，咋躲躲藏藏的？我们又不吃你！”福阳和文富从小学到初中，都在一块儿读书，是一对好朋友。

柱儿听了，忽然想出一个主意，高声叫道：“不行，我们今晚提前把洞房闹了，大家说要不要得？”

立时，年轻人附和起来：“要得！”

叫声中，四喜就过去把文富推到屋子中央，笑嘻嘻地问：“对！文富，你和玉秀，干过那事没有？”

老实的文富站在屋子中央，像是一头被围困的鹿子，不知所措地看着大家。

福阳见了，说：“不说也行，表演一个节目，唱个歌或跳个舞！”

“对！”众人拍起手来。

文富的脸红得像一块绸布，憨笑着低声说：“我不会！”

余文全这个堂兄也跟在大家后面起哄，说：“不会？和玉秀亲嘴你会不会？不会我就教你！”

田淑珍大娘见儿子发窘的样子，想为文富解围，就故意瞪了侄儿一眼，说：“你一个大侄子，好意思？你的脸皮比城墙还厚，就帮他表演一个嘛！”

文全嬉笑着回答：“二婶，你今后别护着我的弟媳妇，三天不分大小嘛！还有，我这人是撵山的狗，唤不得的哟！”

田大娘说：“就你那嘴里，吐不出好话！”

文全走到屋子中间，作古正经地说：“这回呀，我可要表演一个革命化的节目！”

哪里年轻人多，哪里就有热闹和快乐。福阳、四喜、柱儿、文义一看，都高兴起来。他们立即把文富忘在了一边，一齐拍手撺掇文全表演。朱健

趁机悄悄走到文英身边。

文全咳嗽一声，拉开架势，说：“好，你们看着！我这个节目呀，是前不久赶场听来的，说的是干部大吃大喝的事。”说着，举起右手，一边打着响指，一边有板有眼地念了起来：

一路春风一路歌，革命小酒天天喝。

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，喝得夫妻背靠背。

老婆告到纪委会：这样吃喝对不对？

纪委回答很干脆：胡吃海喝是不对，

大吃大喝是浪费，该喝不喝也不对！

老婆告到县委会，书记说：我们也在天天醉！

这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民间广泛流传的一首民谣，文全刚念完，柱儿马上叫了起来：“不对！不对！我在一本杂志上看过，应该是这样的！”说着，他也学着文全的样，以手指当快板，嘴里呱拉一阵后，也抑扬顿挫地表演起来。

他念的版本是这样的：

革命小酒天天醉，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。

喝得夫妻背靠背，老婆告到纪委会。

纪委说：只管喝酒不管醉，吃点喝点不犯罪。

老婆告到人大常委会，人大说：

只管立法不管醉，我们也在赴宴会。

老婆告到党委会，书记说：

该喝不喝也不对，开支打入了预算内！

柱儿念完，文全急忙叫了起来：“不对！不对！书记都喝醉了，怎么知道开支打入了预算内！”

柱儿不服输地反问：“不打入预算内，那你说他们吃喝的钱从什么地

方来？”

四喜也跟着问：“是呀，难道从天上掉钱下来？”

年轻人你一言我一句，似争论又不是争论。憨厚的余家主人们——中明老汉、田淑珍大娘、老大文忠和他的女人卢冬碧，以及文富、文义，都宽容地望着他们。唯有朱健，似乎这热闹的场面与他毫无关系，只把眼光追随着文英姑娘。

柱儿看见了一旁发呆的朱健，停止了与文全的辩论，叫了起来：“哎，朱健，你今晚咋成了闷头鸡公？”

朱健从痴迷中回过神，忙掩饰地说：“我对你们争论的问题不感兴趣！”

柱儿说：“你对什么感兴趣？那就唱歌吧！你来拉二胡，我们来唱，怎么样？”朱健拉得一手好二胡，天天晚上在学校的破屋里拉，拉的曲子十分缠绵，让人听了心里有几分伤感。

朱健说：“二胡在学校里呢！”

柱儿自告奋勇地说：“我去拿！”

这时，中明老汉抬头看了看外面，见月亮已经挂在了柚子树的树梢，便说：“算了，留着等文富娶亲那天，大家再来疯吧！”

福阳听了这话，知道了中明老汉的意思，说：“余叔是在赶我们了？”

中明老汉忙说：“哪能呢！不过，月亮都到头顶了，大家明天还有事，早点歇也行！”

文全想了想，说：“也行，莫得新娘，闹起也没劲！文富，你可要做好准备，今晚我们就告辞了！”

福阳、四喜、柱儿见状，也只好告辞。朱健看样子不想走，可见大家都走了，只好随大流。走到院子边，他回头看了看，发现送行的人当中没有文英，立即显得怅然若失地快快而去。

客人走后，中明老汉一家回到屋里，却都没了睡意，刚才热闹的气氛，似乎还在屋子四周回旋。中明老汉又裹起一杆烟，有滋有味地吸起来。文富在摆家具的屋子里，这儿瞧瞧，那儿摸摸，好像看不够、摸不够似的。过了许久，田淑珍大娘才催促说：“你们老少是咋的了？文富，你明天要

到玉秀家去，还不快去睡！”

文富听了母亲的话，从屋子里走出来，说：“我知道呢！”一边说，一边不情愿地上楼睡了。

这儿田淑珍大娘又把老伴催到床上，可是，躺在床上，她自己也睡不着了。于是就爬起来和中明老汉摆龙门阵，摆着摆着，外面的雄鸡就叫了。

2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文富就往玉秀家去。他要去对玉秀说说打制家具的情况，探一探老丈人对他们结婚的态度，并把玉秀的生庚时辰要回来，好找曹八字择吉日。他穿了一件白的确良衬衣，一条蓝涤纶长裤，一双泡沫塑料凉鞋，加上个子高挑，体魄健壮，给人一种精神、英武和能干的印象。他兴冲冲地走着，秋阳的热量使他脊背上产生了一层黏糊糊的热汗。他脱下衬衣，里面是一件淡紫色背心，胳膊上褐色的皮肤在阳光下闪着油光。一阵阵凉爽的秋风不时吹拂到裸露的身体上，减少了身上的燥热。可只要一想到和玉秀结婚，文富心里就像有一股热流滚过。有一阵，仿佛血管都要爆裂了。

文富也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女人的。只记得从初中毕业回家扛月亮锄起，大爷大婶、堂兄堂嫂就拿女人和他开玩笑。有一次，堂嫂叶冬碧一本正经地对他说：“文富，给你说个婆娘，甩得圆的女儿，瓜子脸，梅花脚，一表人才。对人亲热得很，见面就打招呼！回去问问你妈，答应不答应？”

说完，堂嫂走了。文富却把她说的话记在了心里，一连几天，都神不守舍。后来实在憋不住了，才嗫嚅着对母亲说了。

“妈，冬碧嫂子给我介绍女人……”

“哪家的姑娘？”母亲田淑珍大喜。

“她说是甩得圆的女儿，瓜子脸……”

田淑珍大娘不等儿子说完，哈哈大笑起来，拍着文富的头说：“傻娃

子，嫂嫂开你玩笑呢！啥甩得圆？狗的尾巴才甩得圆嘛！你才是傻得没底呢！”

文富闹了个大红脸，后来见了叶冬碧嫂子，总是低着头不好意思，乐得嫂子哈哈大笑。但从此以后，总不时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女子形象，盘桓在他的脑子里不肯离去。

后来渐渐大了，变成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，嘴唇上也生出了一圈胡须。乡下生活枯燥，有关男女的龙门阵总是汉子们精神聚餐的最好享受。在那些荤得不能再荤的龙门阵面前，文富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在膨胀，欲火在燃烧，一种无法解释的痛苦心情时时噬咬着他。于是有了很多晚上睡不着觉，在床上不断地翻身，心里热得像一盆火。

他还偷看了一次堂嫂叶冬碧解手，虽然那是无意中的事。

文富家有一块地在土地梁上，他家的地下面，就是叶冬碧嫂子家的。那次，他一个人在地里扯红苕草，那天的太阳很大，阳光使夏日欣欣向荣的草木和庄稼，益发生机勃勃。在他直起腰把草扔向地外的一瞬间，他突然看见正在下面地里摘绿豆的叶冬碧嫂子，解下了身上的篾巴篓，又褪下裤子，在地里解起手来。金色的阳光下，一张白皙的屁股正对着他文富。在那一刻，文富突然觉得周身的血液凝固了。直到嫂子站起身来，穿上了裤子，文富才感到有几分害怕——害怕嫂子发现了他。文富忙低下身去，但嫂子那两块光洁滚圆的屁股却在他眼前晃动了许久。

从那以后，这个体魄健壮、已经成人的小伙子，内心更加不安起来。当阳光明媚、桃红柳绿的时候，他会莫名其妙地从心头漾起一股异样的柔情，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。有时候，他的眼前会兀地出现一个姑娘的形象。姑娘面容姣好，如十五的满月；乳峰高耸，臀部丰满，大腿修长。当这样一个姑娘的形象出现时，他脉搏跳动的节奏便会加快的，便会产生一种说不出的，甚至是羞耻的欲望来。有时候，却又会产生一种想伤害自己、伤害别人的怨恨来。想损害、想毁灭什么东西，特别是想把世界上的女人都占有的罪恶的念头。当然，这种念头只是一闪而过。一旦看见女人，如隔房嫂子，立即会产生一种别样的情思，迅速把这种怨恨化为乌有。

女人啊，女人，亲亲的女人！

然而这一切，这位老实、本分、善良的农家小伙子，却无法对任何人倾诉，包括他的父母。文富也知道，父母爱他，也在为他的婚事发愁，可是毫无办法。都是因为家穷，一连有几个姑娘来相亲，可一看那破旧的茅草房，寒碜的家具，都唯恐沾上穷气似的，坐也不愿多坐一会儿，屁股一抬就走了。他也不愿走大哥那条路，用妹妹去和别人换亲。姐姐文琼给大哥换亲，嫁了一个跛子，婚后的日子十分不幸。但为了大哥的幸福，十年来，姐姐一直在忍气吞声地和跛子姐夫凑合着过。大姐的遭遇太不幸了，在这点上，全家人都欠了她一笔账。况且，即使换亲，妹妹文英年龄也还小，到哪儿去换呢……

文富是下定决心，走光棍这条路了。

然而，一夜之间，生活却起了奇迹般的变化。

田地包到户了，大家再不捆到一起受穷了，余家父子兵一个个成了种庄稼的好把式。先是一家人的肚皮盔得鼓鼓的了，再是零花钱也有了。特别是从前年开始，父亲转包了余华祥几户自带口粮到城里落户的二十多口人的责任田，一连两年好收成，打下的粮食除卖国家的订购粮外，剩下的余粮卖了，转眼间就扒掉了冒了几十年穷酸气的茅草房，一下子鹤立鸡群地在余家湾竖起了一溜楼房。更重要的是，余家成了种田大户后，把剩余的粮食全卖给国家，这事报纸上登、广播里播，余家霎时成了墙上的喇叭——鸣（名）声在外了。人们再也不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了。相反地，一家人不论走到哪里，都能体察到一种明显的尊敬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人把孙家沟有名的又漂亮又能干的孙玉秀姑娘介绍给文富。余家人当初都不抱什么希望，没想到玉秀姑娘和她爹一来相亲，竟然毫不犹豫地就应承了下来。

生活啊，真像七彩阳光。现在展现在这个二十五岁的光棍汉面前的，连空气也像甘露一样芬芳，到处都是令人赏心悦目的快乐世界，到处都充满了阳光鲜花。和玉秀订婚两年来，他们虽然没像城里人那样，在一起搂抱着亲个嘴，可双方心里都明白，谁也不能离开谁了。现在，家里为他打制了新家具，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他的床头，很快就会躺上一个姣好的、白皙鲜嫩的姑娘，供他亲，供他摸，供他像龙门阵中所讲的那样“试一

盘”。他再也不会因女人受煎熬了！想到这些，这个二十五岁的童男子怎不心花怒放呀！

离玉秀家半里路的时候，文富才努力使自己激动和骚乱的心镇静下来。已经看见玉秀家的房子了。玉秀家的房子是70年代初用泥土筑成的垛子墙，上面盖着小青瓦，桷条是用毛竹代替的。现在，土墙裂了一道道口子，而毛竹又因虫蛀，屋顶七拱八翘，看上去像没整平的庄稼地。文富知道，玉秀家也在筹备修新房，只是不知啥时动工。

面对这熟悉的景物，余文富的心又一次激动起来。这个家虽然简陋、寒酸，可这里却有一个可爱的女人，维系着他的生命。因此，这儿就是天堂了！这儿的一切——开裂的土墙，不平的屋面，院子里觅食的鸡，活蹦乱跳的小牛犊……他都觉得亲切，都想亲一亲、抱一抱它们。当然，更重要的，是他爱这里的人——即将成为他妻子、他岳父、他岳母的人！

当文富这样想着的时候，他又一次把目光投向玉秀家的房前屋后。这时，他看见在房屋左面，也就是他要去玉秀家必须经过的堰塘里，有几个妇女正翘起屁股在洗衣服。文富的眼睛不由亮了，一股热流直往上涌，因为他心爱的人儿也在里面。他是从那熟悉的背影和熟悉的衣服，认出他心上人的。玉秀此时穿了一件粉红的碎花衬衣，裤腿挽得很高，水面上露出一截丰腴而洁白的皮肤，像莲藕一样。由于弯腰的缘故，背部裤腰上面，也裸露出了一圈白生生的肌肉。一时，文富的眼光不由自主地在玉秀裸露的皮肤上扫来扫去。他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，既想马上走下去，又想再多看上几眼。一只蚂蚱蹦到他的脚背上，他也毫无知觉。两只斑鸠飞来，在他头顶的油桐树上，互相“咕咕”地调情一阵，又双双飞走了。“好吧，走吧！”过了一阵，他才强迫自己把视线从心上人身上移开，迈开双腿往下走去。

走上堰塘里边的小路，脚步声惊动了洗衣的女人们，有两个妇女抬头见是他，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埋头搓衣服的玉秀说：“玉秀，客来了！”

玉秀猛地一惊，忙朝自己的大腿上面看去——乡下女人把每月的月经称为“来客”。当发现并无异常情况时，便嗔怪地对说话的女人说：“多妖精！”

说话的女人见玉秀误解了她的意思，忙朝路上努了努嘴，笑着说：“真是好心没好报，好泥巴打不到好灶，你看——”

玉秀这才抬头看见了文富，霎时脸红了，不好意思地冲他莞尔一笑，随即又低头搓衣服了。

文富又不由自主地站住了，可他马上意识到这样会遭到更多的笑话，于是很不情愿地、一步一步地挪动步子。从他心里来讲，他多希望能站在这里，看着他的玉秀把衣服洗完，然后一起回家去。

先前说话的女人，大约是玉秀的一位隔房嫂子，见文富走过去了，才又快言快语地和玉秀开起玩笑来：“玉秀，还不快陪他一起回去！”

玉秀也不甘示弱地回答：“陪啥子！门是开起的，灶是打起的，各人不晓得去呀！”声音中却充满着甜蜜、幸福的亲昵。

文富穿过竹林，就到了玉秀家的院子。柑子树下卧着的黄狗，立即朝他吠着跑过来。文富喝了一声，黄狗停了停，似乎在回忆往事，可它到底没想起面前这人是谁，又接着龇牙露齿地吠起来。听到狗叫，玉秀的母亲从偏厦的厨房里走出来，喝住了狗。接着，从堂屋里又伸出玉秀父亲的头，看见是文富，便把他叫进了堂屋。

文富进去一看，靠门边右墙的竹椅上，坐着玉秀的远房表哥，小名叫“黑子”的石太刚，正在和玉秀的父亲亲切地交谈着。石太刚住在柏水溪右岸，和文富家相距不到两里，自小就很熟悉。石太刚很小就死了母亲，父亲一直没续上弦，就把这个独生儿子当作宝贝，宠着惯着，但慈父多误子，石太刚从小就不好好念书，长大了又染上了游手好闲的习气，完全不是一个正经庄稼人的材料，令村里村外的人都看不起他。因为父亲已经老了，他又不好好劳动，家里一直很穷，二十七八了也没人跟他提亲。前年，他离开了黄土地进城去做工，七闹八闹的，竟然闹成了一个小包工头，不时揽些修下水道、建私人房的小工程做，也渐渐发了起来。此时，他的圆溜溜的头上，梳着油光水滑的青年头，上身穿一件洁白的衬衣，在领口处系着一条花领带，益发衬得本来很黑的皮肤，像非洲黑人似的了。一条凡立丁西裤，熨得棱角分明，三接头的牛皮鞋，也擦得油黑锃亮，整个的一副大款的模样。他看见文富进来，圆脸上的一双眼睛滴溜溜地在文富身上打